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樂府詩集

一
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樂府詩集

二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樂府詩集

三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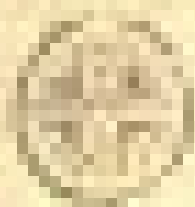
樂府詩集

四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

樂府詩集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宋〕郭茂倩

樂府詩集

第二册

中華書局

〔宋〕郭茂倩

樂府詩集

第三册

中華書局

〔宋〕郭茂倩

樂府詩集

第四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0872-0

I.樂… II.郭… III.樂府詩-選集 IV.I22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07125號

樂 府 詩 集

(全四冊)

[宋]郭茂倩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50¹/₄印張·798千字

1979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數 45501—48500冊 定價：68.00元

ISBN 7-101-00872-0/I·153

出版說明

《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編撰。郭茂倩不僅編撰了一百卷的樂府詩，他對每類樂府詩還寫了題解，他的題解「徵引浩博，援據精審，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範圍」。◎這部書不光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樂府詩，也是研究樂府詩的重要著作。題解中徵引的古籍，如《古今樂錄》，今已失傳，更值得重視。

郭茂倩的生平却湮沒難考。《四庫全書總目》稱「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茂倩為侍讀學士郭褒之孫，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詳。本渾州須城（今山東東平縣）人，此本題曰太原，蓋署郡望也」。

郭茂倩敘述樂府詩的起源，說：「樂府之名，起于漢魏。自孝惠帝時，夏侯寬為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則採歌謠，被聲樂，其來蓋亦遠矣。」這裏指出在漢惠帝時雖然已經有了樂府令的官，但設立樂府機關，採集歌謠來配上音樂，還是漢武帝時的事。這個敘述是簡要而確切的。西漢設有太樂和樂府二署，分掌雅樂和俗樂。◎漢惠帝時的樂府令就是掌雅樂的太樂令。漢武帝設立的樂府，就是主管俗樂的樂府署。樂府所採的趙代秦楚之謳，都是當時的俗樂。

《樂府詩集》編集了從不盡可靠的陶唐氏之作，一直到五代，分爲十二類：

一 郊廟歌辭 是祭祀用的，祀天地、太廟、明堂、藉田、社稷。

◎ 見《四庫全書總目·樂府詩集》。

◎ 見王運熙《樂府詩論叢》頁一。

二、燕射歌辭 是宴會用的，以飲食之禮親宗族，以賓射之禮親故舊，以饗宴之禮親四方賓客，是辟雍饗射所用。

三、鼓吹曲辭 是用短簫鑊鼓的軍樂。

四、橫吹曲辭 是用鼓角在馬上吹奏的軍樂。

五、相和歌辭 是用絲竹相和，都是漢時的街陌謳謠。

六、清商曲辭 源出于相和三調（平調、清調、瑟調），皆古調及魏曹操、曹丕、曹叡所作。

七、舞曲歌辭 分雅舞、雜舞。雅舞用于郊廟、朝饗，雜舞用于宴會。

八、琴曲歌辭 有五曲、九引、十二操。

九、雜曲歌辭 雜曲的內容，有寫心志，抒情思，敘宴遊，發怨憤，言征戰行役，或緣于佛老，或出

于夷虜。兼收并載，故稱雜曲。

十、近代曲辭 也是雜曲，因是隋唐的雜曲，故稱近代。

十一、雜歌謠辭 是徒歌、謠、讖、諺語。

十二、新樂府辭 是唐代新歌，辭擬樂府而未配樂，或寓意古題，刺美人事，或即事名篇，無復依傍。

這十二類的分法，在當時是比較概括而不繁瑣的。《隋書·樂志》和《通典·樂典一》，分樂府詩爲四類：一，大予樂，郊廟上陵所用；二，雅頌樂，辟雍饗射所用；三，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所用；四，短簫鑊鼓，軍中所用。這四類分法，是沿襲漢明帝時的分法（見《隋書·音樂志》上），顯然已經不够。

因爲到了三國的魏，設立清商署，把相和歌包括清商三調從鼓吹署裏獨立出來，把鼓吹專指短簫鐃歌、橫吹曲辭了。①四分法更不能概括三國以後的樂府詩演變，所以郭茂倩要定出新的分法來。三國初，又設總章管舞曲，晉以下也有總章，②所以郭氏又立了舞曲歌辭。又《魏書·樂志》稱：「神龜二年，陳仲孺言，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瑟調、清調、平調都依琴來調正，琴曲被重視，可能因此又分出琴曲歌辭。至于雜曲是無類可歸的曲，雜歌謠辭和新樂府辭是不入樂的。所以這十二類的分法是適應于樂府詩的時代變化來的。它不像宋鄭樵的《通志·樂略》，把樂府詩分爲五十三類那樣的繁瑣。

這十二類的分法，也有可商處。如舞曲，分雅舞、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那已經包括在郊廟、燕射中了。再像鞞、鐸、巾、拂等舞曲，都包括在清商曲內。那末舞曲就不必另立一類了。再像琴曲，本書中所收的唐堯《神人暢》、虞舜《思親操》等都不可信。「當時一部份琴曲亦屬清樂，故琴曲調常與相和相通。」③那末琴曲似可分屬相和、清商等類，似不必另立一類。本書裏收了合樂的和不合樂的樂府詩，不合樂的像雜歌謠辭和新樂府辭，前者是接近民歌，後者是模擬樂府而作，把這兩部份收進去是好的。但在合樂的部份收得不免稍濫，「如薛道衡《昔昔鹽》凡二十句，唐趙嘏每句賦詩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試，摘句命題，本無關於樂府。乃列之薛詩之後，未免不倫。」④又本集中疑有誤收的詩，如卷三三收王褒《遠征人》、《黃河流水急》四句一首，王集不載，此四句即見于卷三二王褒《從軍行》第二首中。又卷六八收李元操《鳴雁行》一首，乃詠雀，又卷七四收王曹《棗下何纂纂》兩首，內容

① 見上①頁三。 ② 見上①頁五引《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八年，總章始復備八佾舞。」《晉書·樂志》裏也有「總章」。

③ 同上①頁一九。 ④ 見《四庫全書總目·古樂府》。

寫柳寫槐，并與題不合。疑皆誤收。又它的雜歌謠辭，收錄徒歌、謠識、諺語。其中「有些是僞託的古歌，有些是和『詩』相距很遠的讖辭和諺語。另一方面，有些有意思的歌謠又缺而不載。其採錄標準是有問題的」。如《錦州巴歌》就沒有收。

本集在分類編選上雖有可商處，但還是最完備的樂府詩集，保存了極豐富的樂府詩。其中「以《相和》、《雜曲》爲菁華。主要部份都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里巷歌謠」。再就題材說，像《雉子斑》、《蝴蝶行》、《步出夏門行》、《孤兒行》、《婦病行》、《東門行》等等無一不是新鮮的。就是拿題材相同的詩來比，樂府還照樣給人新鮮之感。將寫愛情的《上邪》比《柏舟》，寫戰陣的《戰城南》比《擊鼓》，寫棄婦的《上山採蘼蕪》比《谷風》和《氓》，寫懷人的《青青河畔草》比《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勝場，或後來居上，絕不是陳陳相因。假如把最能見漢樂府特色的敘事詩單提出來說，像《陌上桑》、《隴西行》、《孤兒行》、《孔雀東南飛》那樣，相應着社會人事和一般傳記文學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曲折淋漓的詩篇，當然更不是《詩經》時代所能有」。至于《新樂府辭》，像「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白居易所作「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則《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審音者」。郭茂倩把這部份不入樂的新樂府選入本書，更能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

本書中編入的郊廟燕射歌辭，幾乎都是糟粕。但其中也有少數幾篇是可取的。像郊廟中的《日出

① 見余冠英《樂府詩選·前言》。

② 同①。

人、《天馬》。更因本書是先列古辭，後附擬作，因此像李白的《天馬歌》也附在裏面，給這類作品增加了光彩。至于鼓吹橫吹，其中名篇更多，像《艾如張》、《戰城南》、《巫山高》、《有所思》、《上邪》都是，更附有李白的《戰城南》、《將進酒》，李賀的《巫山高》、《將進酒》，杜甫的《前出塞》、《後出塞》，而傳誦的《木蘭辭》就見于橫吹裏。相和裏的名篇有《平陵東》、《陌上桑》、《孤兒行》等，曹操的名篇《薤露》、《蒿里行》、《步出夏門行》都包括在內。這裏也收了《蜀道難》，還有李白的《蜀道難》，可證李白是模仿樂府舊題而作。清商裏以《子夜歌》最著名。雜曲裏名篇較多，像《羽林郎》、《焦仲卿妻》等，以及鮑照的《行路難》，李白的《北風行》、《行路難》都是。新樂府裏包括杜甫、白居易、元稹直到晚唐陸龜蒙、皮日休的樂府詩。類似這樣的現實主義的名篇，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魯迅講民間文學「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又說到民間文學「偶有一點爲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爲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爲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魯迅提到的《子夜歌》，正收在本書的清商裏。由于本書的編例，把樂府古辭列在前面，文人的擬作列在後面，正好供我們研究，剛健、清新的民間文學，怎樣使文人吃驚，紛紛擬作。文人又怎樣把它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爲新的養料，來發展詩歌的創作。在這裏，我們更可以研究大作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他們怎樣向民歌學習，他們不是一般的模仿，在吸取民歌營養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使他們的詩歌創作具有突破前人的杰出成就。毛澤東同志指出：「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

引養料和形式。」^①我們正可以從本書中學習古代民歌，學習大作家怎樣繼承民歌的優良傳統再加以發展，創作出具有新的內容和形式的詩篇，從而發展我們的新詩創作。

最後說一下我們的點校工作。我們用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宋本影印本做底本，用汲古閣本校，還參校了有關各史的樂志、作家的本集、《玉臺新詠》和它的《考異》、《唐文粹》、《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左克明《古樂府》、《詩紀》、《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唐人選唐詩》、《全唐詩》等。改正了一些誤脫，如劉灣的《出塞曲》誤作「劉濟」，梁簡文帝的《折楊柳》誤作「柳渾」，何妥的《門有車馬客行》誤作「何晏」。《烏夜啼》二首，「玉房掣鎖聲翻葉」，原脫作者名，據《全唐詩》補「顧況」。梁武帝的《子夜四時歌》，《春歌》脫去「花塢蝶雙飛」一首，《秋歌》脫去「七採紫金柱」、「吹漏未可停」兩首，據《詩紀》引入注中。又鮑照《煌煌京洛行》二首，第二首非鮑照作，據《藝文》《詩紀》注明。又顧況《短歌行》、高適《燕歌行》都有序，本集不收，即收在注中。有些字我們認為錯的，雖無書可校，也作了校記，如沈約《怨歌行》「坎鸞元淑賦」，加注：「元淑，疑當作『元叔』」，為東漢趙壹字，壹有《刺世疾邪賦》。」我們雖然作了點校，一定有很多疏漏甚至錯誤，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正。

本書從二十卷到四十六卷是喬象鍾同志點校的，從四十七卷到七十三卷是陳友琴同志點校的，其他各卷是本社點校的。全部點校都請余冠英先生審核定稿。余先生不僅審定全稿，還補充了很多校記，謹向余先生及喬、陳兩同志表示感謝。

① 見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